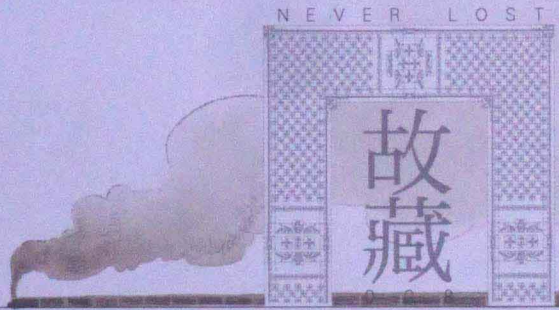


# 荣 光 之 路

B O U N D F O R G L O R Y

[美] 伍迪·格斯里  
著

刘 奕  
译



以故为新 因典入藏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荣光之路

[美] 伍迪·格思里 著

刘奕 译

作者速写插画

皮特·西格作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BOUND FOR GLORY by WOODY GUTHRIE

Copyright © 1943 by E. P. Dutton

Renewed copyright © 1971 by Marjorie M. Guthri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AL Signet,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072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光之路/(美)格斯里(Guthrie, W.)著;刘奕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

书名原文: Bound for glory

ISBN 978-7-5495-2058-9

I. ①荣… II. ①格… ②刘… III. ①格斯里, W. (1912 ~ 1967) - 自传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6445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解华佳  
设计指导: 朱赢椿      装帧设计: 艺冉  
设计执行: 徐妙      封面插画: 徐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2600)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13      字数: 200千字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再见，伍迪，认识你很高兴

伍迪·格斯里，1912~1967

伍迪·格斯里住院一年后写过一首歌叫《我还没有死》<sup>①</sup>，那也是他最后创作的歌曲之一。大夫说他患了亨廷顿氏舞蹈症，可能是遗传的，一种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没有治愈的先例。他一直坚持了十三年之久，从不放弃。可终于，他还是变得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眼睛不能聚焦，不能自己吃饭；他坚强的求生欲终未敌过宿命，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日本演出。我第一时间所能想到的就是：“只要还有人喜欢唱他的歌，伍迪就永远不会死。”他的歌里有几十首，全美到处都有吉他手会唱，更有一首成为数千万美国人的爱：

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这片土地是我的土地，  
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岛，

<sup>①</sup> *I Ain't Dead Yet*。——本书所有的注释均为译者自行加入。

从红杉林到墨西哥湾流，  
这片土地属于我和你。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牛仔帽底下扣着自来卷蓬发，个子不高，瘦而结实的人。他背着吉他站着，讲着威尔·罗杰斯<sup>①</sup>什么的故事，脸上带着一丝虚弱的苦笑；而后扫响琴弦，唱起你所未闻的、最长的、反叛的民歌，或是他头天刚编出来、也许再不会唱第二遍的粗俗幽默的幻想。

他的歌有一种迷惑人的简单。只有当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才能意识到它有多伟大。复杂化的把戏傻子也会玩，返璞归真却需要天才。伍迪给孩子写的歌现已被译成多种语言传唱：

为什么盘子砸不碎榔头？  
为什么，哦为什么，哦为什么？  
因为榔头的脑袋可硬了。  
再见，再见，再见。

他的音乐扎根于布鲁斯、民歌和自小在俄克拉荷马州尘暴区耳濡目染的跺脚曳步舞。就像苏格兰的罗伯特·伯恩斯<sup>②</sup>和乌克兰的塔拉斯·舍甫琴科<sup>③</sup>一样，伍迪是一个国家的民谣诗人。像他们一样，他也

① Will Rogers (1879 ~ 1935)，有“俄克拉荷马州爱子”之称的牛仔、歌舞杂耍演员、滑稽演员、社会评论员和电影演员。

② Robert Burns (1759 ~ 1796)，苏格兰著名诗人、词作家。

③ Taras Shevchenko (1814 ~ 1861)，乌克兰诗人、艺术家。

来自小镇，深知贫穷的滋味，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像他们一样，他的才华把他带到城市，在那儿被文人学士所器重，却公然宣示自己的独立性，并保持着那个异教、激进、坏脾气的自己。

这种诚实最终也使他和俄克拉荷马州的老友们疏远。像很多俄克拉荷马农民一样，他对银行家一直态度悲观。在大萧条最初的绝望岁月里，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基督是伟大的革命者”的宗教观。在城市里，他与劳工运动共命运：

从前有一位工会女佣。  
她从来不会害怕  
暴徒、怪人、公司密探  
和副警长搞突击搜捕。

他拓展自己的感觉，系念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一些读者可能不会想到，《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sup>①</sup>的作者 在 1940 年曾为一份被他婉转称为“《安息日员工》”的小报写过专栏。那份报纸就是《周日工作者》——《共产主义工人日报》的周末版。伍迪从不爱与人论理，不过可以肯定，换作今日，他一定会向把美国扯进越战困境的愚蠢罪人投以他最强烈的鄙视：

你的军舰为什么航行在我的水域？  
你的炸弹为什么从我的领空坠落？  
你为什么焚烧我的小镇和城市？

① *This Land Is Your Land*，现已成为美国的非官方国歌。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的，我想知道为什么。

不过伍迪向来不只是有简单的谴责。他的歌曲《丰美的牧场》<sup>①</sup>描述了随季节迁徙的水果采摘工的生活，却以一则闪亮的主张结尾：

我们总是不停歇，那条河与我。  
在你的茵茵山谷里我会工作到死。  
若它是我的土地，我会用生命捍卫，  
因为我丰美的牧场必须永远自由。

整整一代歌曲作者都从他身上汲取了养料——鲍勃·迪伦、汤姆·帕克斯顿、菲尔·奥克斯，我相信还会有更多后来人。

当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向水面，我仿佛能听到伍迪在朝我们大喊：“放轻松，但别大意！”

皮特·西格

① *Pastures of Plenty*。

## 向伍迪·格斯里致敬

华盛顿内政部长

1966年4月6日

亲爱的格斯里先生：

我十分荣幸地为您颁发内政部保护署奖，并以您的名字命名一家邦纳维尔电力管理局分局，今后它将名为“伍迪·格斯里分局”，以此表达对您的肯定与敬意。是您的努力与贡献，使我们的人民更加珍视自己的传统和国土。

您在歌中唱道“这片土地属于我和你”，这是发自一颗美国心的声音。您在歌中有力地表达了每一个美国公民对这片土地和它所蕴藏的奇迹的认同。您向歌曲中注入了一颗和自然一样开阔的心，我们也因而幸运地拥有了能真正唱出我们的爱和情感的音乐——要知道我们自己无法这样生动地表述这片土地……“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岛——从红杉林到墨西哥湾流。”



您的表达绝非对自然美景的信口评论，而是在我们利用国土和保护国土的努力中，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在呼吸、在歌唱的力量。这片土地的伟大之处，就是有像您这样有创造天赋的人在为之努力，并讲述着它——讲述邦纳维尔大坝的力量和驾驭它的人，讲述林肯公路之长和设计它的人。您概述了那些卓绝的努力和深深的信念，还有所有爱我们的国土并为保护她而战的人。

您忠实的

内政部长

斯图尔特·L. 尤德尔

纽约，布鲁克林

克拉克森大道 681 号

布鲁克林公立医院

伍德罗·W. 格斯里 先生收

## 目录

再见，伍迪，认识你很高兴 001

向伍迪·格斯里致敬 005

第一章 尘烟中的士兵 001

第二章 空鼻烟罐 025

第三章 我谁的气都没生 053

第四章 新生的小猫 076

第五章 龙卷风先生 087

第六章 繁荣猎人 101

第七章 我们的帮派现在无敌了 130

第八章 灭火器 153

第九章 一列长啸飞奔的列车 165

第十章 垃圾袋 186

第十一章	寻寻觅觅的男孩	192
第十二章	烦恼克星	212
第十三章	去加州	228
第十四章	山上的房子	280
第十五章	一直没来的电报	298
第十六章	暴风雨之夜	311
第十七章	特选级	331
第十八章	十字路口	361
第十九章	驶向荣光的列车	387
后记		403

## 第一章 尘烟中的士兵

各种肤色的男人在闷罐车里颠簸着。我们站起来，躺下，挤在一起，拿彼此当枕头。我能闻见从自己被汗浸透的卡其布衬衫、裤子，还有别人的工作服、工装裤、肮脏松垂的套装上发出的酸臭味。我满嘴都是某种灰色的矿物粉末，这玩意儿在地板上有近一英寸厚。我们的熊样就像一群正走向坟场的行尸，在九月的热浪里，疲惫、刻薄、抓狂，咒骂着，冒着汗，说教着，胡言乱语。一些人在尘烟里挥着手，冲整群人嚷嚷；剩下的则虚弱不堪、病病怏怏、饿得要死，或者醉醺醺，站都站不起来。这是一辆有先行权的直通快车，数我们这节车厢最难受，流浪汉都叫它“扁轱辘”。我坐在车厢的最末端，这里土更大，但没那么热。车轮飞转，时速六十英里。除了胡说八道、咒骂和火车的轰鸣，我能听见的只有车轮压过铁轨连接处时发出的叮当声。

有约摸十到十五个人在唱：

这辆车不拉赌徒、  
骗子、贼和闲逛的大人物；  
这辆车正在驶向荣光，  
这辆车！

“整辆破车就这一节操蛋的‘扁轱辘’，可咱们没辙，不坐也得坐！”一个大城市口音的敦实小伙在我身边摇晃着，在工装裤里摸找他装烟叶的粗布袋。

“那也比走路强！”我在他旁边坐下，“我的吉他在你眼前戳着没事吧？”

“没事，为了你能音乐不离身。你都唱哪种？点唱机里的歌？”

“多谢，我刚抽过，”我摇摇头，“不是那种。听那种街头小曲恐怕打不了胜仗！”

“太娘了？”他舔着卷烟纸，“全是俏皮话，嗯？”

“对咯，”我说着把吉他抱到腿上，“除了大把无聊的傻逼俏皮话，得整点别的才能把仗打赢！得卖把子力气！”

“你那模样可不像卖力气干过活的，老兄！”他从鼻子里擤出一小股烟，踩灭了火柴，“你懂什么叫干活？”

“老天作证，先生，我可跟你一样卖力气啊！”我把手指头举到他眼前，“有水疱为证！”

“你怎么没去当兵？”

“那些白大褂死活不让我过。我跟大夫合不来。”

一个四十岁上下的金发男人用胳膊肘顶了顶我的左肋：“你俩小子

聊打仗呢？我有种感觉，过不了几分钟，在这儿你俩就能见识一场。”

“怎么说？”我环视车厢。

“小子！”他伸直了腿，靠在墙上，我注意到他腿上套着个铁撑脚，“他们管我叫瘸子惠特尼，战斗观测员。”

“战斗观测员？”

“嗯。隔着三个街区我就知道街上有肉搏战，提前一个钟头我就能预测要打群架。我把消息事先漏给那些小伙子，他们就知道怎么下注了。”

“你现在发现要干架？”

“我闻到一场大的，绝对大的，要见点血的。再过十分钟吧。”

“嘿！大块儿！”我拿胳膊肘捅了捅右边的大个，“惠特尼说他闻到了要干一场大的！”

“噉！别理那贱瘸子，他止疼药吃多了。我们在芝加哥都叫他 P. G. 惠特尼！谁知道他在明尼苏达又叫什么。”

“你他妈的放屁！”瘸子站起身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起来！看我把你俩的脏脑袋踩瘪！给你们扔湖里去！”

“冷静，老兄，冷静，”大块头用鞋底子蹬住惠特尼的小肚子不让他靠近，“我可不想揍瘸子！”

“你们都小心点！别绊倒了砸了我的吉他！”我赶紧往边上挪了挪，“对！某战斗观测员！你预测要打架，结果按你所说的时间没打起来，怎样，你只要自己挑事干一架不就行了！”

“看我拿那八音盒开了你的卷毛脑袋！”瘸子朝我迈了一步，哈哈大笑抹去脸上的泥灰，然后又冷笑了下，对我说，“太他妈对了！没

错！我是无业游民！我没法不是。看看这腿，没了，萎缩了！你瞅瞅你，他妈这么龌龊，还唧唧歪歪的，你懂啥叫努力工作、诚实生活不？狗娘养的，你不就是去流动工人常去的酒吧，放下你的小八音盒，卖唱赚你娘的小费嘛！”

我对他说：“你咋不去跳湖呢！”

“我就在这待着！”他指着我说腿上的吉他说，“好嘞，老天作证，我这就坐你身上了！”

我一把抱起吉他，滚过三四个人脚边，躲过了惠特尼。而他一转身，撕心裂肺大叫着向后跌坐下去。我紧紧抓着吉他，努力保持平衡，跌跌撞撞穿过车厢，歪到了一个老人身上。他正弯着腰，脸挨在墙上，只听他呻吟着：“这是我扒过的最操蛋、最难坐的闷罐车。”

“你干吗不躺下？”为了不摔倒我只能靠着墙，“你怎么站得住啊？”

“疝气。站着还能好受点。”

五六个伐木工打扮的人从身边连吼带骂蹭了过去：“这么大土我也受不了了！”“别挡道，哥们！”“让我们过去！我们要去车厢那头！”

“你们几个到了那头也好受不了！”我冲他们喊着，上牙膛被土蛰得难受，“我都试过了！”

一个身形魁梧的男人，穿着长筒靴，伐木工裤外面卷着红色羊毛袜，停下来打量着我：“你算老几啊？宝贝儿，我坐个车还得让你教？我要喘不上气了！”

“请便，先生，不过我告诉你了，到了那头你更撮火！”我又转向那个老人，“我能帮你什么吗？”

“没什么，孩子，”从他脸上的神情能看出，疝气正让他生不如死，“我希望今晚能坐这车回家，芝加哥，我在那是水暖工。不过貌似我下站就得下了，上公路。”

“糟糕。不过，在这儿好歹一点都不寂寞，是吧？”

“我数了这节车厢里有六十九个人，”他眯起眼睛，咬紧牙，腰弯得更低了，“也许，我数的不对。有些躺着的没数上，或者数了两遍。反正六十九个人左右吧。”

“就像装满绵羊的车开向屠宰场。”我有意屈着一点膝，不然要被这车晃散了。

一个高个黑人小伙走过来问我们：“知道是什么这么烧鼻子吗？”我看到他脚上的那双工作靴，就像经历过南北战争似的。“眼睛也疼吧？”

“是什么？”我问。

“水泥灰。这辆破车拉的全是水泥麻袋！”

“是不是啊？”

“我打赌这鬼玩意我都吸进去三麻袋了！”他把脸皱在一起，用手抹着嘴。

“我吸得更多！活见鬼，朋友！你这是在跟喘着气的活水泥公路说话呢！”

“挤死人了，等咱们出了这个大火罐，非得粘在一块不成。”

“小伙子，”老人对我俩说，“希望我还在这的时候别出什么事。要是谁摔到我身上，或者把我推来推去的，这疝气，我知道，会要了我老命的。”



“我会帮你看着，不会有谁推人砸着你的，先生。”

“我要让他们改改这毛病。”我对他俩说。

“现在几点了？该到打架时间了吧？”我四下望了一圈，看着他俩。

“两三点肯定有了，”黑人小伙告诉我，“看门里的阳光就能看出来。看得见那俩小子在干什么吗？”他伸长了脖子。

“从一个瓶里往外倒了什么，”我说，“倒在那个黑人老头脚旁边了。那是什么？”

“把水泥灰浇湿了。现在划了一根火柴。”

“是汽油！”

